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集-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 卷二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請求記号

集部-總集-47

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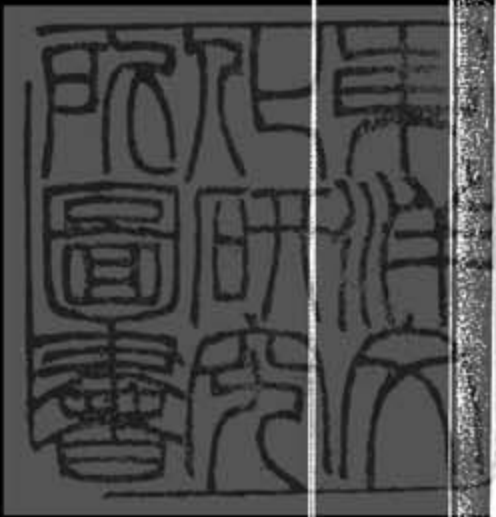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17 / 32 ~

32 / 32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東洋圖書印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六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書一

與范宣子論重幣書

鄭子產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

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

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

君子樂美其道為邦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

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荅燕惠王書

燕樂毅

迂齋云此可見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漢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

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誦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言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糜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白五霸以來功未有先王者也先王以為謙於志故裂地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

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謹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一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一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留意焉

報任少卿書

漢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迂齋云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

漢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竊請略陳固陋闕然又不  
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  
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  
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  
因景監耳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  
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  
雖乏人奈何今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  
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  
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  
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  
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  
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  
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  
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  
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  
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求親媚於主上而  
事乃有大繆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  
異路未嘗啣杯酒接殷勤之歡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  
士信臨財廉取與有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  
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  
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糧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墮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夫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勵也猛虎在深山

百獸震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  
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  
所謂疆顏耳矧是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姜里李斯相也具五刑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  
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  
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裁  
繩墨之外已稍凌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不亦遠乎古人  
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  
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蚤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  
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  
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  
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  
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  
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  
於無能之辭羅網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  
敗興壞之理上起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世家

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  
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  
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  
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  
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若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  
往每念斯耻汗未常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  
乃敎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  
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穢足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讓太常博士書

劉子駿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其著周室  
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  
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  
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垂重遭  
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  
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  
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  
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  
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  
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

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編傳問人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應封禪巡狩之議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

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史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唐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徂徠徧模刻而已縮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仰觀俯察六合之際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

雪泣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寒天已暮閣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石之事伏惟去就之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

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滯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孟荀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識古人之意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重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旣其根柢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旣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子弟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論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吶吶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天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乂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乂也自孟子而及乎揚

雄亦素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  
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  
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得行乎今而  
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爲之  
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  
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  
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  
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  
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  
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  
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

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  
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  
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  
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  
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  
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  
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  
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

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

則相弟故出疆必載貨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老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答李翊書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其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



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  
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啖其實加其  
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  
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  
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  
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  
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  
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  
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  
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  
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  
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  
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  
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  
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所  
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襲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  
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答陳生書

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  
人乃以詣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  
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

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乎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不類於欺欺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間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

上張僕射書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疆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徙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徙

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  
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  
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  
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  
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  
使人不枉其性而能存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  
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  
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  
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  
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  
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  
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  
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與衛中行書

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  
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  
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  
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  
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  
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  
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興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  
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  
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

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且狃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答劉正夫書

辱賤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日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諂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

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因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

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

說耳愈於足下亦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厚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與孟尚書書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臧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祟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骨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凶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亾二三敬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

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滯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亾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登登

兄眷厚而不獲命惟增慙懼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國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怠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有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

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行人督責迫感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恐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麓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醪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

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爛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宜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籬芴岐揉曲皆可以貫犀華北山之木雖離奇液騰空

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較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牘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闢外山東之椎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運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



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夸辨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

答韋中立書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常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答李生書

李習之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來書謂今之工文或先於竒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竒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王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故當以出拔爲意學

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  
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  
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耻不為者雖誠可耻但慮足  
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  
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為者也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耻之不  
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寧  
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廼在位者之事  
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  
光揚之乍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  
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  
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六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七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書一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永叔

迂齋云此文出於退之諫臣論後亦頗祖其遺意而  
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真可與之爭衡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  
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  
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  
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  
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  
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